

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團體輔導

——談高雄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經驗及成效發現

莊美娥

壹、前言

家庭暴力的現象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現實的生活中，而此問題也成為實務工作者和研究者重視的焦點，進而也發現兒童常成為家庭暴力中無聲的受害者，即隱性與次級的案主。

所謂家庭暴力目睹兒童之界定，根據 Jaffe、Wolfe 與 Wilson (1990) 之定義乃經常目睹雙親（指現在或曾經有婚姻關係之父母）之一方對另一方施予暴力之兒童，包括直接看到威脅、毆打、羞辱、辱罵或間接聽到毆打或言語暴力行為，或者僅是看到他最後的結果，如第二天看到母親的傷痕等（陳怡如，二〇〇一）。另根據陳怡如對目睹暴力子女（兒童）的界定，分廣義：包括單純目睹暴力與自身同時受虐的子女（兒童），及狹義：單純目睹暴力的子女（兒童）。

對於所指目睹兒童則以兒童福利法所規定以未滿十二歲之人。

由多項研究發現目睹家庭暴力與兒童虐待有很高的重疊性，依據 Peled (1997) 之推估，目睹家暴與兒童虐待同時發生的家庭佔家庭暴力案件的四〇—六〇%之間。由 Echlin 及 Marshall (1995) 與 Rosenberg 及 Giberson (1991) 等人之研究發現對兒童來說，目睹父母之間的暴力行為所經歷的心理歷程與直接受虐的心理歷程是很相似的（陳怡如，二〇〇一），導致兒童情緒與行為問題，甚至學習到錯誤的信念，進而產生暴力的代間傳遞。

在實務工作中也發現以上之問題所佔比例不低，依其需求提供服務而展開處遇工作，所以針對目睹兒童來擬定團體輔導之方案，進行輔導性與治療性之團體活動，以期對此群兒童身心方面及觀念有所幫助。

貳、家庭暴力對目睹兒童之身心影響

Straus (1991) 認為目睹父母間的暴力攻擊行為，對兒童而言，是一件高壓力之事，而此壓力也造成多數兒童心理，為社會問題的潛在危險因子（沈慶鴻，二〇〇一）。Fantuzzo 和 Lindquist (1989) 也發現在所受理的目睹兒童中，不難察覺兒童深受暴力影響，兒童在身心方面有如下之影響（沈慶鴻、高小帆，二〇〇一）：

一、在情緒（心理）方面

產生罪惡感——對暴力的發生感到有責任，為何我沒能力制止。
覺得羞恥——沒有發生在別人身上，而只發生在自己的父母。
會感恐懼——不敢表達自己的情緒（如：憤怒），恐懼父母離婚或分居，恐懼母親離開，害怕未知的事件，害怕受傷害，害怕有敵意的環境。

感到困惑——對父母親忠誠感產生衝突（愛、恨交加）。我該愛施虐者還是恨他？我要站在那一邊？

憤怒事件——對暴力、混亂的情境憤恨。

憂鬱、無力感、無助感——自己沒有能力阻止暴力發生，無法改變現況，沒人能幫我。

會哀傷——看到家人互相傷害對自己所失去的，包括親情、友情等。

有負擔感——不適當的扮演不應由其擔任照顧者或父母的角色。

焦慮未來——對未來的生活產生焦慮。

同理心降低。

過度抑制情緒——壓抑自己的情緒，間接影響人格發展。

恐懼上學——不想上學，可能害怕離開母親。

無法信任他人影響與人建立關係。

低自尊——自我價值感低落。

自我性別印象不佳。

對挫折忍受度低。

二、在行為（外顯）方面

行為放縱或行為退縮（因擔心暴露家庭暴力的秘密，所以自我價值感低）。

行為表現過度（希望自己什麼都是最好的）或行為表現不足者。

拒絕上學——功課退步厲害，不適應團體。

照顧他人——扮演成人的角色（害怕衝突，希望獲得他人的肯定；過度早熟討好——代替爸爸來安慰媽媽）。

僵化固著的防衛——冷漠的，譏諷或責怪他人，防衛心強。

誘引他人對其行為之注意力。

退化行為——尿床、分離焦慮、吸手指、哭泣、使用小孩般的口吻與他人對話。主要尋求被關注。

逃家——引起父母的關心，回家之後會有一段和平的時期。
青少年男孩對其女友出現暴力行為。
對母親被虐待的細節有清楚的記憶及影像。
讓母親感到罪惡，對母親施壓，要求改善現狀。
欺騙行為增加（如過度的說謊、偷竊、欺騙等）。

二、在身體（生理）方面

虐待或殺害動物的傾向——向弱小的動物發洩情緒。
自虐或自我毀滅的行為。
身心症狀（如偏頭痛、胃痛、氣喘等）。
易緊張、焦慮——注意力無法集中（上課時注意力不集中）。
常覺疲倦、不想動——惰性逐漸養成。
抵抗力弱，常感冒。
忽略個人衛生（如不喜歡洗澡）。
缺乏痛覺——有時身體痛而不自知。
食慾不佳或以吃發洩情緒。

由上所提對家庭暴力目睹兒童的生活與發展有許多的衝擊，暴力家庭本身的失功能無法協助兒童因應此一壓力，加上暴力家庭的封閉導致兒童缺乏其他的支持系統，在實務上本中心針對這些兒童進行個別、團體處遇以協助因應目睹父母婚姻暴力的壓力，以及處理其生活上的適應問題。

參、家庭暴力對各年齡層兒童之影響

由文獻 Cummings & Zahn-Waxler 和 Radke-Yarrow（1984）等人之研究發現，較年幼的兒童在面對父母爭執時多用哭、喊等方式來反應，而較年長的兒童則容易直接地干預父母的爭執（沈慶鴻，二〇〇一），在 Arroyo 和 Eth（1995）的研究結果更可以明瞭家庭暴力對兒童的影響，常會因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創傷反應（沈慶鴻，二〇〇一）。

一、幼兒期（二歲前）

由於此階段幼兒語言表達能力不佳，受到心理創傷的幼兒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他們的創傷，而暴露在相同創傷事件下的幼兒，其反應是與暴露在相同壓力下的兒童相似的，他們會出現：

身體不適當感冒、拉肚子。
經常哭叫不休、易被激怒。
不容易入睡。
發展遲緩、身體失調、體重不易增加、不吃東西。
焦慮、難過、經常哭叫、沒有情緒。

二、學齡前期（三——七歲）

此階段的兒童可能會出現較多行為上的問題和一些退縮的逃避

症狀，以至於他們可能過度的依賴母親，出現過度依附現象，而無法單獨進行一些活動和發展社交技巧。且三歲後與心理創傷有關的記憶，可能會阻礙兒童左腦的發展，使兒童的發展停留在三歲左右的階段（沈慶鴻，二〇〇一）。他們所出現之現象有：

發展遲緩（尤其語言方面）。

嬰兒的行為（有吸拇指等）。

與人相處困難，有自閉傾向。

有敵意或有攻擊行為。

毀壞性、違抗及執拗行為。

極度依賴的行為（離不開母親）。

恐懼。

自我責備及有罪惡感。

二、學齡期（七—十二歲）

學齡兒童已經養成大小便習慣和適當語言發展，可能會因為父母間持續暴力問題形成的壓力，而使得兒童發展退化到前一階段——大小便無法控制和無法言語溝通的階段，而此一退化行為較易受到同學的排斥，甚至影響社交發展、同儕互動。兒童可能有：

自尊低落。

對施虐者有矛盾的情感。

對同儕、兄弟姐妹和父母的攻擊性有增加的趨勢。

羞恥（否認家中暴力的存在）。

偏差行為（如偷竊、打架、藥物濫用等）。

在實務工作上直接、間接發現目睹兒童有如上各年齡層之現象反應，而較常觀察到的行為有攻擊、破壞力強（對物品）、退縮、過度依賴、逃家、害羞、情緒易激動、身心發展遲緩等徵狀出現，故需要介入協助處遇。

肆、處遇模式之相關理論

由國外學者 Rosenberg 和 Rossman（1990）綜合了實務經驗，文獻及研究上的建議後，提出四種處遇策略（沈慶鴻，二〇〇一）：

一、危機介入策略（crisi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多數受虐婦女為了躲避施虐者的攻擊，會帶著兒童暫時的進入庇護所生活，當兒童隨著母親進入庇護所時，為了協助兒童適應這種突發的危機狀態，工作人員可使用個別會談的方式，以兒童可以接受、熟悉的方式為他們作定向的服務；初期危機介入會談的目標，主要在提供兒童一個立即性的說明、保證兒童與母親的安全、表達對兒童的支持和危機能夠被處理的期望；會談之內容主要包括：

將焦點放在創傷事件，協助引發兒童對暴力事件的情緒。

透過敘述、遊戲或繪畫的活動，協助兒童在創傷經驗中獲得

可以掌控的感覺。

此時如何將相關的家庭成員、學校和其他的福利資源結合在一起，並發展和維持同盟關係，是專業工作者重要的工作重點。

一、團體介入策略 (group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團體處遇是目前實務界逐漸普遍運用的處遇方式，且為多數專業人員認為最適合用來協助目睹兒童的工作方法之一，但團體處遇模式尚未整合統一。

在國外經驗方面：

學者 Alessi 和 Hearn (1984) 曾針對八至十六歲的兒童提出一個相當好的團體處遇方案，其主要的目標在於 (沈慶鴻，二〇〇一)：

提供兒童在危機階段的支持。

幫助兒童辨認和表達情緒。

教導兒童問題解決的技巧。

幫助兒童學習適當的因應行為。

此團體介入的方式是有時間限制 (以六次)、結構式的，並強調兒童的優點和潛能，每次的團體都有一個焦點，並包括特別的練習、討論、分享和家庭作業。

另學者 Jaffe, Wilson 和 Wolfe (1986) 也曾對目睹嚴重暴力衝突的兒童提出處遇方案，年齡以八至十歲為一個團體；十一至十三歲為另一團體，每次一個半小時共有十次之團體治療方案，其團體主

要的目標為 (沈慶鴻，二〇〇一)：

辨識情緒。

處理自己的憤怒。

預防兒童虐待和教導基本的安全技巧。

尋找和使用社會支持。

社交能力和自我概念。

對暴力責任所引發之情緒上的處理。

對家庭的期望、重覆性的分離和對未來不確定感的處理。

對兩性之刻板印象和迷思的處理。

至於團體各次的內容，專業人員可依成員的需求而作彈性的調整。

在國內實務界：

綜歸以上國外學者經驗，由機構實務工作上陸續開展對目睹兒童的團體服務方案，接下來介紹高雄市家暴中心在實務上如何協助目睹兒童，所擬定團體輔導方案：

團體輔導目標

參加本團體活動之目睹兒童，能夠藉由活動內容，探索並瞭解內在情緒，且在團體活動結束後，學習到適當的情緒表達方式。

藉由釐清暴力的責任，以及個人特質的認識及成員間彼此的肯定，提昇自我價值。

引導兒童學習自我保護，發展資源網絡，減低暴力的傷害，進而達到預防暴力的目的。

團體方案設計原則：

以小團體方式約八至十人為原則；成員最好是同一年級的兒童。

由於是國小學童口語表達有限，故活動中善用繪畫及美勞材料，作為協助其表達的媒介。

兒童對於文字與辭彙的理解程度需加以考量，尤其中、低年級的兒童，不宜有太多的文字活動。

動靜態活動相互穿插，以維持兒童的學習興趣。

每單元活動約以四〇分鐘為原則，然後安排一〇分鐘的休息。

高年級兒童可搭配動態活動，可視需要家長單元活動時間，但仍以不超過一小時為原則，以使兒童維持較高的專注度。

休息時間可備簡單茶點，讓活動量大的兒童補充能量。

由上可知，目前國內、外實務機構針對目睹兒童未有特定的處遇內容，彈性多元的兒童處遇項目被廣泛地使用，高雄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較以提供個案、團體處遇工作為多。

二、個別介入策略

（individual intervention strategies：個別諮商輔導）

在目睹兒童個別處遇中，較常強調的內容主要是：

針對兒童對婚暴創傷記憶的因應行為：

在實務工作上觀察到目睹兒童常出現之症狀與創傷後症候群（PTSD）相似，所目睹的暴力經驗會干擾他在學校的表現，讓她白

天無法專心上課，晚上睡覺作惡夢驚醒常會伴隨著哭泣。有時候他會不停的告訴別人他所夢到的一切，有的時候又會出現回憶不起來和拒絕談論任何經驗情形，對他們而言社會是危險的，週遭充滿不可預期的事。

對人或事覺得有力（power）或無力（powerless）的感覺：

有強烈的責任感要使事情變得更好，能夠控制身旁事件發生與否的能力，對這些目睹兒童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他們會希望能挽救或改變一切。而當衝突再次發生，沒有能力改變現況的時候，那種沒能力（incompetent）的感覺會讓他們感受相當糟糕、無力的、自我效能感低的、自我價值感低的，甚至出現一些攻擊和憂鬱的症狀。

情緒的敏感和情緒表達的困難：

多數的目睹兒童會呈現對媽媽的情緒變化相當敏感，但卻不願談論自己的感受，會傾向忽略和否認自己的傷心、憤怒、和害怕的情緒，而不願表達他自己的困擾；然而，不去表達他的情緒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困擾，可能會透過生氣和攻擊來表現他們的情緒，並缺乏良好的情緒因應策略。

專業工作者對目睹兒童的處遇重點，需要考慮兒童的年齡、認知能力、自我發展的程度，因為這些因素將會影響兒童的暴力經驗、因應行為，以及對責任的理解能力，直接間接影響治療的效果。

四、家庭介入策略（family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以家庭為單位的介入方式，在團體的情境中與其他的婦女一起討論兒童的發展概況、增進親子關係和教養技巧、了解兒童的情緒需求、健康醫療上的問題及家庭暴力對兒童的影響等。另一案主能否安全的接受治療」的準確性評估，是專業工作者在決定處遇計畫時相當重要的一項工作。

伍、團體辦理歷程、型態及內容設計之介紹

高雄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由八十九年開始對目睹兒童辦理團體輔導工作，其團體歷程、型態及單元設計情形如下：

一、團體歷程與型態

機構由八十九年寒、暑期陸續開展目睹兒童之服務方案，聘請兒童團體治療師帶領團體活動，以每週（日）一次（四小時）連續六星期的辦理方式。經驗中參與的人數有限及缺席率高，探討其原因可能是家長不一定可配合接送兒童或學校、教會有其他活動。

在九十年寒假改為週休連續二天團體活動，參與的人數有限及缺席率仍高，探討其原因可能是家長要上班不一定可配合接送兒童。

同年暑假又試以週間連續辦理二天團體活動，為避免家長因上班的原因無法接送兒童，故由工作人員開公務車配合活動接送兒童。

九十一年寒假及春假又改回週休連續二天團體活動，並配合協助部分兒童的接送問題，這樣也減少了兒童不能參加的變數，活動設計也較能一氣呵成，節省每次暖身的時間等。但也發現兒童參加這樣的團體活動，不敢讓父親（施虐者）知道，工作人員在聯絡時及前來參加活動皆需避免敏感字眼如家暴、目睹等。

一、團體內容設計（鄭如安老師）

團體進行的方式是採逐步進行，由淺而深，由間接到直接的方式，來接觸和修復孩子的創傷。

· 單元活動一

愛的接觸：相互認識，形成團體。

凝聚團體，建構一安全信任輕鬆的團體模式

引導成員練習表達自己的困擾、察覺內在的情緒。

· 單元活動二

新的開始：我不再孤單害怕

凝聚團體向心力，建構一安全信任輕鬆的團體模式

訂團體契約

引導成員初步體驗目睹暴力的感受

透過團體成員間的互動、分享表露家庭暴力對自己的影響

· 單元活動二

安全的堡壘：坦然面對心中的痛

強化成員間的信任和凝聚的團體模式

透過活動揭露家庭暴力對自己的創傷

透過團體成員的相互支持，建構安全的心理堡壘

在安全的心理基礎下，處理、面對自己的創傷

回饋分享，並統整成員的內在感受

· 單元活動四

好事成雙：創傷經驗的轉換

透過故事，引導兒童瞭解自己是不用為父母親的行為負責

提昇自尊，滋養自己，增強自我內在的力量

創傷的再體驗後，建構一個正向的願景。

透過分享回饋，引導成員作自我的統整

· 單元活動五

打擊魔鬼：拋開心中的枷鎖

引導成員對家庭暴力事件作一轉化和修復

體驗被滋養愛撫的正向感受

透過本身參與活動，和鼓勵其他成員的參與，發現自我內在資

分享回饋，體驗新的情緒經驗

· 單元活動六

新的心情：建構自我內在資源

強化內在自我資源，提昇自我概念，學會自我疼惜、自我滋養

互相給祝福，體驗新的人際情緒經驗

統整上述的打擊壞爸爸到現在的感受和心情轉變

· 單元活動七

一封給自己的信：滿載祝福，揚帆待發

強化團體過程中體會到的正向轉變

透過給自己的一封信，強化自我能力、自我

鼓勵和自我滋潤統整團體的學習

陸、團體活動處遇現況及成效發現

歸整幾次目睹兒童在此團體活動中，所學習到之成效及重要發現如下：

一、成效部分

兒童自尊的提昇，從活動過程及每個活動結束後，兒童給自己正向的回饋，也給其他兒童正向回饋，這樣的回饋是從開始到結束都持續，使得兒童感受到自己表現很好，領導者再給予統整和回饋，對兒童自尊的提昇很有效果。

澄清兒童有關暴力事件的責任，透過故事的引導和成員的

分享，讓兒童知道父母親的暴力絕不是自己不乖、不好，讓他們知道自己可能有時會作錯事，但暴力事件的引發，絕不是他們的問題。

透過角色扮演，讓兒童再體驗暴力給他們的影響，內心的憤怒、恐懼、害怕：，逐步浮現，然後再透過畫圖和角色對話，使他們內在壓抑的情緒能被適當的處理，並能對父母和自己講一些話，對兒童很有幫助。

兒童透過撕畫的活動，將自己內心的希望呈現出來，為其團體結束後，建構一個可以努力的未來目標。

從團體的整個過程，看到兒童從生疏、有點抗拒到主動要求停掉團體外的活動，一定要媽媽帶他們來，以及從他們的分享和彼此回饋，都在在證明他們從團體中得到了許多的幫助。

兒童自己給自己一封信的活動，統整了整個團體的過程，也再一次的凝固團體給他們的正向效果。

一、重要發現

在此有一發現，據一位母親陳述兒童平時目睹父親打母親，母親一直處於弱者且在平時處事亦是如此，如兒童在外受人欺負向母親訴說，母親僅以忍耐之口吻安慰兒童，此與兒童原先向母親訴說之期待有落差，原是希望母親協助其處理，而母親卻以幾句話帶過，自此兒童在生活中發生任何事情，就不再向母親訴說內心所想

的（包括受到的委屈），因他認為告訴母親沒有用處，而寧願自己默默承受，間接影響到往後親子互動關係。

另母親也訴說兒童來參加團體後，在家裡的表現也較開朗、正常，兒童也較有信心與力量來面對生活中所發生的問題。

有些兒童是由母親半強迫方式前來，但經過第一天的課程之後，每個兒童都變得很期待，主要是感受到在團體中得到支持與回饋。

柒、團體活動的建議與檢討

由帶領的團體領導者在幾次團體活動，提出了幾項見解與建議：

一、活動場地設備很理想，使得領導者和兒童都能在舒適的環境下進行。

二、從團體進行的過程以及協同領導者參與的回饋，和兒童及部分家長的回饋，感覺上團體是對兒童有正向助益的。

三、有些兒童會回饋下次若有類似活動，他一定還要再參加。

四、針對此活動辦理之情形，有下列幾點檢討與建議：

建議能規劃有系統的模式，而不只是單一次的團體結束就結束了，例如是否也可為這些兒童的母親設計相關課程或團體，另外就是結束後，是否有另一套的課程持續下去，因一個創傷可能不是一個團體就能完全處理好的。

整個家庭暴力受害家庭的協助，應該是以家庭為單位，及母親、父親和兒童都要在有計畫的課程中進行，例如母親的個別諮商或團體，兒童和家長可由同一個諮商師或由一個團隊來合作，如此可以協同合作，才是真正的對這些家庭有幫助。

建議活動的團體領導者、參與觀察者和中心相關人員的正式討論會議。

希望這樣的團體能成為常規服務項目，如此可以累積經驗和有效幫助這些家庭暴力成員。

捌、結語

由於父母間婚姻暴力會帶給目睹兒童身心極大的壓力與創傷，生活適應上的困難等，而兒童的心智成熟度不及成年人可自我保護與復原力，故需要相關資源協助處理因目睹父母婚暴帶來之生活及情緒困擾。基於此，高雄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在八十九年開始積極籌畫辦理目睹兒童團體活動，正視目睹兒童的需求，並發展以目睹兒童為主體的處遇方案，透過實際對目睹兒童的處遇經驗，來因應不同目睹兒童的需求，以期適切協助兒童處理內在的創傷、壓力及外在的社會適應問題，更進一步預防代間傳遞的暴力，由上之概念，本中心希望完整提供多元的服務於家庭暴力之成員，以確實對目睹兒童有所助益。

（本文作者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員）

◎ 參考書目：

沈慶鴻（二〇〇一）被遺忘的受害者－談婚姻暴力目睹兒童的影響和介入策略，社區發展季刊第九十四期。

陳怡如（二〇〇一）婚姻暴力目睹兒童處遇現況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第九十四期。

高小帆，（二〇〇〇）家庭暴力對兒童的影響，家庭暴力對不同年齡層兒童的影響：台北－紐約家庭暴力目睹兒童輔導工作座談會資料。

Echlin, C. & Marshall, L.（1995）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for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In E. Plede, P. G. Jaffe & J. L. Edleson（Eds.）,Ending the cycle of violence: Community response to 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Thousand Oaks,CA:Sage.

Jaffe, P. G., Wolfe, D. A. & Wilson, S. K.（1990）Children of battered women. Newbury Park,CA:Sage

Peled, E.（1997）“Sceondary”victims no more-Refocusing intervention with children.In Edleson, Jaffery L. & Eisikovits, Zric.（Eds.）Future intervention with battered women and their family. Thousand Oak,CA:Sage.

Rosenberg, M. S., & Giberson, R. S.（1991）The child witness Of

family violence. In R.T. Ammerman & M. Herson (Eds) ., Case Studies In Family Violence. (pp.230-252). New York: Plenum Press.

Straus, M. A., (1991) Children as witness to marital violence: A risk factor for life long problems among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American men and women. Paper the Ross Roundtable on "Children and Violence", Washington, D.C..